道南源委錄

道南源委録卷之七

劉文簡公 弟炳

墓碑略

名爚字晦伯乾道八年第進士歷知閩縣累官兵刑二部侍郎以通奉大夫致仕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晚躋禁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轉對言頗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

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爲司業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累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僞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又言舍法兼取行藝今但考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

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録以進須下兩學爲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初公既與宮僚郎乞免祭酒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宮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丞於物欲則不能剛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爲心害者而已雖物欲爲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欲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爲主寡欲則心爲主然人有形色卽有欲非可絕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爲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

講損卦懲忿窒欲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欲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

忿怒爲甚人能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　曰人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正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脩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脩身正家之效也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衽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

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爲法戒矣公每讀講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輙懇切再三及是數陳尤力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宫故事詩解禮記解講堂銘雲莊外藁

弟炳字韜仲淳熈戊戌第進士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號悠然翁大全集載其答問甚多

晦伯入來知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爲疑可更

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與晦伯

劉氏兄弟同領薦送綸炳甚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耆學可教與呂仲恭

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也

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如此老朽無復恨矣與韜仲

劉韜仲蔡季通諸人近日皆長進與劉子澄

韜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與蔡季通

居晦才力有餘晦伯韜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與劉子澄

韜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

直是使人煩惱也以上七條俱文公書問

趙汝愚訃至先生與韜仲父子走寒泉聚哭之

韜仲居官不苟劉子澄語

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菴之講

學于雲谷也我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從游

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眞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菴及雲莊皆谷中書室名也舊藏雲莊所抄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燼之餘其存之者蓋千百之什一耳雲莊孫經書新安胡玉齋所著易啓蒙通釋

林草堂 弟執中

事略

用中字擇之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既而曰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聞朱文公授徒建安遂棄舉業往從焉文公嘗稱其通悟脩謹謂爲畏友與蔡元定齊名張栻守潭州文公偕用中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石塾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爲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仕進趙汝愚帥閩日常親造問政焉卒子孫能世其文行邑宰洪天錫嘗扁其門曰道德

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比徐文曰到他地分事事皆

（文公語錄下同）

通悟脩謹嗜學不倦

温厚謹敏知所用心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先生云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可以治燥心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答擇之）

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

夫則豈敢望渠也（答許順之）

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答何叔京）

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答石子重）

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答丘子野 以上五條俱文公書問）

[illegible]中字擴之與允擇之從文公遊稱其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敏於中熙之大春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充之文公答書當於日用之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師魯號芸谷文公稱其文學行義克世其家

林蒙谷

事略

公名夔孫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傅君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簀之際謂之曰道理

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爲某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却不會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子說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著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踈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文公語錄下同

夔孫初謁文公公問黃義剛云何處安下曰未曾移入堂長房曰他便是有思量底及包顯道等來遂命夔孫作堂長後竟不改

劉存菴弟礪

事略

公名砥號存菴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率其弟礪登朱門文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圖傳公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

弟礪號在軒幼頴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從文公游而最善黃幹僞學禁興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凡餽贐特厚

先生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

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文公語錄下同）

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

而去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飛之凡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

禮書直須黃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家居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改畔繩墨

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工夫

答陳才卿以上四條俱文公書問

楊考功

事略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號澹軒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平
昔心慕朱文公隆興初登第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
道崇安叅請數月一面授所傳而歸趙汝愚帥蜀辟
王管機宜文字汝愚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
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脩官首乞朝
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
禁興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

家知撫州至官方五閱月力乞祠禀以歸嘉定更化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然操履剛正終與時忤未盈季復去國越二年以鯁介老成除廣西漕使加直寶謨閣兼庾事至官循歷所部不憚瘴鄉深入象州發責姦貪以疾卒桂嶺稚耄聞之皆隕涕有寒泉語錄臨汀志

陳秘撰

事略

孔碩字膚仲候官人徙居懷安祖億父衡皆嘗爲朱

晦菴所稱重孔碩少卽刻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期嘗往從學張南軒呂東萊歸復偕其兄孔夙拜晦菴於武夷甚爲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户曹暇卽詣東萊講學東萊没心喪三年教授處州以所聞於三先生者訓學徒多有成後歷知邵武瑞金縣在瑞金剏壇壝新文廟置社倉除吏部駕閣累遷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淮東常平嘉定間叛寇湖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韡募死士合鹽軍迎擊於清潔破之移曹廣西後丐祠主千秋鴻禧觀累召

不起除直龍圖閣進秘閣脩撰素性嚴毅沈静有守利禄不動其心與楊澹軒葉水心友善蒞官所至有古良吏風在朝數以忤史彌遠不容自廣西歸杜門著書書工篆隷卒以子韡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禄大夫候官縣開國男所著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三十卷行于世學者稱為北山先生

林梅塢

事略

公名學蒙字正卿一名羽從蔡公游後卒業於黄榦

之門築龍門菴講學榦爲之記陳宓始作道南書院于延平聘爲堂長有梅塢集行世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違先生曰是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曰是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
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
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
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
至悔吝矣曰然
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
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為不信其大者
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作本為卜筮而

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爲垂教而
義文借之以卜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
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
失亦不得爲小誤也

林公從學晦菴最久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懦貪
宓假守延平亟至書院朔望設講席執經帖然座
下者常百餘人如是者一年宓官將滿浩然引歸
諸生挽而留之不可

行方義理識趣高明

黃壺山

事略

黃士毅字子洪先世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爲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迎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譔次朱子書説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公遂又謂之

有道君子云輿化有壺公山故以壺山自號

楊信齋

事略

公名復號信齋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榦之門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文公語錄下同

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脩禮書具有本末若表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黃勉齋文集下同

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傳示朋友無不嘆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各究所蘊耳

志仁謙之孜孜不怠

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真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

志仁問學精深服膺拳拳陳宓文集

潘瓜山

事略

公名柄字謙之年十六有志於道文公悉以所學授之平生多著述如易解尚書解之類學者號爲瓜山先生卒祠于三山書院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文公語錄下同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

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柄常謂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櫽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

行不出於此陳宓文集

鄭户部

誌銘略

先生諱可學字子上幼而文冠而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聞朱先生傳道之統遂褁糧千里踵門求見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蓋特齋先生窮理盡性持心守身一以聖賢爲法其所未達於閫奥者一聞耳故見其師若曾子之於夫子師視之如夫子之於顔子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

以書質所疑有問斯答循環無端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之守臨漳也虛子弟之師席俾先生西鄉而坐旣歸富沙則又虛席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其所往復之書有曰此間難得人每深懷想又曰近日朋友少看得如此深慰鄙懷又曰斯道不絕如綫唯與勉勵以副所望嘗以大學一編皃所刪定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足以當之故四方學者至郎有問必使先生正之而士之來南者命必見先生而後行與人交氣和而淸竟日端

坐不見怠容誠信温恭其所誘皆爲名士晩與古
靈先生之孫故廉州太守朴遇於湖南輿致合浦率
五鼓危坐聽先生講書一篇然後視事逾年不輟有
以見先生師道之行於人也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
未勑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郎中爲廣帥招致郡齋
明年方公信孺時守春陵丐以偕行至則湖南漕曾
槃留攝衡陽户曹還其檄至豫章卒於豐城前春陵
守徐公杞觧組歸遇於道買棺以殮其弟伯仲護喪
哭泣逾時而哀服心喪三年葢師之也明年甲戌當

廷試不就可以知先生之友愛矣有春秋傳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頃年時事一變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先生獨相從於寂寞之濱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吾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淑斯人銘曰惟朱先生續道之真反己教予實難其人先生脩家本與道合一見而契如虛斯納壺山而下朱紫則多得道之傳其人幾何我作銘章刻之幽室四尺者封千載一日

可學稟性太急

力於懲忿上做工夫文公語錄下同

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以爲未達

可學從大學語孟中庸上窮究

可學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

見歸必學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許存齋

行狀

公諱升字順之號存齋天性恬澹靖退切問近思篤學力行雖在髫齔之年視紛華勢利無足動心生長華宗獨有志聖人之道晦庵先生簿同安時公年十三遂厭科舉之學從遊講道淬厲五年秩滿從之北歸定學于建陽先生監潭州南嶽廟公甫弱冠與俱先生著存齋記復大書存齋二字授之扁書院後著

順之說自是侍先生者若干[illegible]覃思研精學力尖究當臨別宿雲際寺公以詩求敘先生次韻酬之詩曰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鈌月永夜照寒扉清話欣無斁離懷悵有違勉哉彊毅力千里要同歸告期南旋先生餞詩兩絶曰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慇懃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幾年江海事幽尋偏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歲寒猶恐雪霜侵別後有懷彼附律林子擇之敘其感舊之情用黃山即事之韻曰十年身卧白雲堆巳

分黃壁斷徃回不是幽人遺俗去肯尋流水度關來三秋風月從頭說萬里湖山覿面開本欲過逢須一快豈知勞結倍難裁初公方至家時先生兩書來惠徽示養氣修齋之意在衰絰之中動閑禮度擬古自裁尤留意禮記喪禮先生嘉之報以三書多所論難邦人程舶求程氏語録遺書鋟諸梓先生責公與徐柯諸賢分校公曲折訂正論量先生答書甚悉先生領湖南之命公遺勸止之書先生首肯平生問答及書問徃返論難詳載朱子語録大全等書不可殫述

其居家偕同志陳齋仲聚首[illegible]隱寺肄業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國材陳汝器王近思等友善迭相從上下議論復遍交四方材識之士若范伯崇廖德明林擇之許敬之等輒相過或致書往來論道不衰所著有孟子說禮記文改易解等書並湮滅無傳然淵源所漸咸不越窮理居敬反躬實踐之功雖百世之下猶可想像不待遺書而後顯也

許生學得於內

陳齋仲許順之失之太幽深

子夏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未有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旣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

順之所寄孟子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理取不必如此打迸也

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

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矣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先生云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文公語錄

王近思

事略

公名力行泉州同安人苦學善問深得師旨著朱氏

傳授支派圖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當致意否文公與力行書下同

吾友明敏有餘而少持重韜晦氣象此是大病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

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文公語録

楊至之

事略

公名至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有文公語録二卷

至之近日講論儘精細文公語録下同

至之少精深

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

近看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却是作時文采發越粲然可觀（謂莊卿至之）浙間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輩（潘子善林叔恭）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

至之云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大高僻處大僻朱子曰是

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

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閒戒餽贐可
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
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
安頓

至之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云中節
自覺亦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
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為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恐未穩

先生大以為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處說

至之新作二圖一曰天道至德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天道至教圖說摽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霜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為說於其後太[illegible]說君子決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

善如雷擊[illegible][illegible]妬慮便是始為士而終為聖盡乎

人而合乎天[illegible]安卿與卓廷瑞書

陳龍圖孔守定群從宇姪址

宋史列傳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

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今亦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大臣施設寖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臺諫平居未嘗與邊事不敢盡言

有如金人再浮臣聞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獲於言責不出一辭昔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三言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弊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

州時大旱疫癘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
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
之規如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
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
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
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宓已歿月矣初宓之在朝
也寺丞丁焴徃使金宓歎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為餞
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
書抵焴曰蜀[illegible]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

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精服其言寃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寃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文稾數十卷藏于家

有傳師從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爲致意甚恨相識之晚也（黃直卿與潘謙之書）

得真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真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喜（直卿與季敬子書）

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爲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也（直卿復書下同）

爾康陳守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
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直卿與胡伯量書
守字師中丞相俊卿次子從文公游文公題其書室
曰敬恕且爲之銘
定字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
歸宿處
守字允初守定宓之群從文公簿同安宇往學之公
爲銘其敬恕齋
址字康夫宓從子

卷之八終

道南源委録卷之九

真文忠公

宋史儒林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冑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

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佹胄唱爲僞學之論今日攺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攺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王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闢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郎宰相將用德秀以會言官觝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 升權直六年遷起

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
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
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力以
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今欲與陛下言勤
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
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白自此籍没之
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
皆當以祈天求命為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
金人内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

沃瀼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及今大脩鹽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餽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

日為朕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
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
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
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
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
隨入此矣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
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
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

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衂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後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其先見十五年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旣極

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斂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

跡後聞討捕之誅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顧討論雍顧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

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榱桷當如二祖
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
奉今宮閤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侵淫
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
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
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
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
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

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經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脩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
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
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
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
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
秀入境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
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苦决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
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

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

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焉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

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

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

狥私黷貨羅市令司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

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

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

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

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

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忻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建論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勑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攝擧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振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

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

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佗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議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捄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能勿軒

事略

熊禾字去非建陽人咸淳十年登第授寧武州司户參軍入元不仕東書入山築洪源書堂以講學其徒數十人日以周公孔子之説相磨礲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從者衆後歸故山復創鼇峯書堂以爲周程張朱五賢乃道統的傳因祀之以配先師而邵馬不與焉遂與四方學徒肆力於聖賢之書如易春秋四書小學皆爲之集䟽及取文公諸書擇其至精且要者爲一編名曰文公要語而以邵馬

張呂及朱氏門人之說爲附録又爲大學尚書口義凡三十卷今行於世者有春秋通解大學廣義易講義書說四書標題諸書（建寧府志）

黄不懼（子仲元附）

事略

黄績字德遠滔之裔孫也兄縝寶慶二年進士績少嶷重稍長力學棄舉子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始遊淮浙遍參諸老中年還里閈陳宓潘柄從黄幹得朱子之學遂師事之與同志十餘人集陳氏卿止堂有道

一講究柄卒續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於望仙門外東畔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講如二師在時向之同門友又皆相與就正於續故續雖布衣然爲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録牒以數十百計郡守佐傅七皆加敬禮先是郡守楊楝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彌邵暨彌邵卒後虛其堂無敢居之者至是郡人相率推續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續兼其山長然皆非其所好也晚聞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以夫謂爲益友年七十一卒續兄弟皆與劉克莊尊

[illegible]自績曰愛友績曰畏友績以獨不懼名齋元詰為記所著有四書遺說等書藏於家平生不喜作韻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績前卒有星隕書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君子謂績匹夫而垂歿之際天變君是殆異於衆人耶子仲元深入理奧不忝其父云興化府志